

哲學研究叢刊

外國哲學史論文集



哲学研究 丛刊

外国哲学史论文集

第二辑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外国哲学史论文集

第二辑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246千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书号 2099·55 定价 1.05元

编 者 的 话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个集子，是我们编辑的《外国哲学史论文集》第二辑，它辑入了我国的外国哲学史研究工作者在古希腊哲学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

在本书前面是两篇综合论述古希腊哲学和兼谈方法论问题的论文，其余的文章则一律按所论述的哲学家或学派活动的年代前后次序排列。其中有些论文的内容是我国过去很少研究甚至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如泰利士哲学，关于苏格拉底的历史评价和《曼诺篇》，以及怀疑论等；另外，有些论文是讨论文章，如两篇论述毕达哥拉斯哲学的文章，一篇主张毕达哥拉斯哲学具有二元论倾向，另一篇则认为是唯物论的。而论述爱利亚学派哲学的一文，不同意把爱利亚学派哲学看作是唯心主义哲学，主张它是唯物主义哲学；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的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一文的作者论述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的编选工作较为仓促，加以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哲学研究》编辑部

1980年9月

目 录

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研究和方法论

——兼谈对编写《西方哲学史》古希腊罗马部分

的几点意见……………师 戟(1)

哲学史是认识的辩证发展史

——试论古希腊早期哲学的发展线索

……………庄国雄 陈锡喜 顾家靖(14)

泰利士哲学——欧洲哲学的起点……………单少杰(37)

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及其历史命运……………石俤英(56)

论毕达哥拉斯二元化倾向的哲学思想……………陶 济(72)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论”是朴素唯物主义理论

……………黎 欢 张成兴 刘信任(122)

爱利亚学派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学派……………黎之焕(132)

关于苏格拉底的历史评价问题……………叶秀山(153)

试论柏拉图的《理想国》……………孙碧华 周清霖(210)

柏拉图的早期苏格拉底派对话篇和《曼诺》篇

的认识论初探……………范明生(226)

柏拉图辩证法浅谈……………杨寿堪(255)

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孙道天(272)

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试析	俞静贤 (297)
试评亚里士多德范畴论的特点	树 侃 (320)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的伟大的唯物主义 哲学家	屈万山 (342)
怀疑论源流初探	肖振常 (363)

古希腊罗马哲学的 研究和方法论

——兼谈对编写《西方哲学史》 古希腊罗马部分的几点意见

师 戟

人类社会经历的第一个阶级社会是奴隶社会，奴隶社会才有系统哲学观点的产生。古希腊和古罗马形成了欧洲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古希腊罗马哲学可以说是欧洲哲学的童年。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强调研究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对整个认识史的意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黑格尔也曾讲：“今生，现世，科学与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间接地绕道通过罗马。”①

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同研究整个哲学史一样，必须解决方法论的问题。可喜的是，这方面已掀起了热烈的争论，汪子嵩同志的《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目的》（见《哲学研究》1980年第1期）一文提出了很多可贵意见，其基本点我是同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57页。

意的，但似乎也有可商榷之处。

下面，我就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研究和方法论，谈几点粗浅之见，兼谈对编写《西方哲学史》古希腊罗马部分的意见。

一、古希腊罗马哲学中的“两军对战” 不容抹煞和忽视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①通常说的“两军对战”就是这“两大阵营”的形象化的表述。当然，对经典作家的论述可以发挥和发展，但态度要慎重，要尊重科学。当然，前些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把两军对战简单化、绝对化，也是反科学的，但在纠正这种倾向的同时，切不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前有些提法，比如，要突破“两军对战”的格式，认为哲学党性原则不是评议唯心主义的依据，唯心主义不是“反面教员”等等（参见《陕西师大学报》刊登的陈俊民的《唯心主义评议》一文），还有，评论哲学家可以不扯什么唯物与唯心，而分析其“多层次多元结构”等等，我是不赞同的。汪子嵩同志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强调的不够十分明确。

哲学史上的两军之分，两军之战，并不是人们研究时的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220页。

划分，而是存在于哲学战线（从古至今）的客观事实。在古希腊罗马，尽管哲学基本问题还没十分清楚地提出来，但围绕它（比如万物的始基问题）的争论，两种根本对立的回答是十分鲜明的。毕达哥拉斯同赫拉克利特的对立，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的斗争，这两次大交锋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主线，古代唯物论的原子论和唯心论的理念论，都获得了相当的发展。就是黑格尔，也注意了哲学的派别之分，他把泰利士、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赫拉克利特、留基波、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萨戈拉和第欧根尼与毕达哥拉斯、色诺芬尼、巴门尼德、芝诺、恩培多克勒称为东西两派，认为一派是“感觉的物质的一面占优势”，另一派是“思想占优势”（当然他的划分不尽合适）。实际上，两军的斗争相当激烈，且与政治路线的斗争交错相连，致使这哲学史的童年时代就呈现战火纷飞的景象：毕达哥拉斯学派，因为坚持反动主张，一次聚会时，被人民所包围，不少人被烧死；苏格拉底疯狂反对雅典民主制，最后被处以死刑；柏拉图也遭驱逐；柏拉图十分仇视德谟克利特，想把他的著作焚毁，但希腊人民听了德谟克利特的讲演，却为其立了铜像。列宁讲得好：“在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哲学上柏拉图的和德谟克利特的倾向或路线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宗教和科学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否定客观真理和承认客观真理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超感觉知识的维护者和反对者的斗争难道会陈腐吗？”^①我们上面列举的事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8—129页。

实虽然已超出了哲学斗争的范围，卷进了政治的旋涡。但这些哲学家所持的不同的政治态度是与他们从属于不同的哲学派别，与他们所代表的政治派别（如奴隶主贵族或奴隶主民主派）有不同的哲学观点有密切关系的。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政治主张与他的理念论、回忆说，就是休戚与共的。因此，我不能同意认为“一个人世界观属唯物或唯心，同他的政治态度、阶级立场一般是不相干的”这一说法（见陈俊民文），也不能同意汪子嵩文中哲学命题本身没有阶级性的观点。他承认哲学有阶级性，然而否认哲学命题有阶级性，但哲学体系不正是由若干哲学命题组成的吗？哲学的阶级性体现在它为那个阶级服务，成为那个阶级的世界观；哲学命题的阶级性也是体现在它是那个阶级的战斗武器、思想观点。就以“物质第一，意识第二”这个命题为例，它的阶级性当然不是说它反映的客观内容有阶级性。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客观世界的这种实在关系是谈不上什么阶级属性的，但是唯物主义哲学承认这个命题，唯心主义哲学否认这个命题。这个命题以及它隶属的哲学体系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一般说来，主张“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的命题的唯物论，是历史上先进的、革命的阶级的世界观，而否认这个命题的唯心论，则是处于衰亡、没落的反动阶级的世界观，通常说来如此；但是哲学体系（以及它的命题）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即哲学的党性与阶级性之间的关系，往往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这就要求我们对哲学及其命题的阶级性做具体分析，并不是要我们否认这种阶级性的存在。

总之，如果不抓住两军对战这一基本规律，哲学史的研究和编写，恐怕还会如坠烟海。

二、古希腊罗马哲学中的“两军统一” 也不容抹煞和忽视

为什么提出个“两军统一”？是不是杜撰新概念？不是。其实“两军对战”本身就包括两军的统一（同一），对立中有同一，但这些年来把“两军对战”的单一化、绝对化，使我们有必要特意提出两军统一的问题。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统一体中的矛盾双方，本来是又斗争又同一，既互相对立排斥，互相批判，又互相依存转化，互相继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在理论上是有充分依据的。但是这个基本道理，也曾被否认和遗忘过，这一点我们要引以为戒，坚持理论的彻底性。

然而，我以为，我们正视这一点，主要还不是从原理推证，而是从事实出发。

由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是哲学体系的形成时期，唯物论以朴素的形式出现，唯心论也不很精巧——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因此，一些唯心论哲学家的体系中包含的合理因素（唯物或辩证的）较之于后来的唯心论哲学家就少得多。比如康德、黑格尔比柏拉图要“聪明”“正确”“丰富”得多了。但是，即使这时的唯心论，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垃圾一堆。其中不无合理的、可以借鉴和吸取的因素，对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对后来的

唯心论以及唯物论不无积极的促益。比如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唯心论，是人类较早的唯心论体系，它对于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不能不说是一种锻炼，隔了几千年，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就是科学数学化，哲学与数学的关系也日趋紧密，这不能不说是某种意义上对毕达哥拉斯思想的复归。柏拉图的唯心论是欧洲客观唯心论的开山祖，也是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爱利亚派的存在论、苏格拉底思想的集大成者，其荒谬程度不言而喻，但他把“理念”当作认识对象，便十分重视概念在认识中的作用，他认为在考察任何问题时，必须以对立的概念把相反的意见表达出来，在论辩中探求真理，这一点有辩证的合理因素。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也善于运用这种问答法，通过揭露矛盾，从否定特殊到肯定一般。柏拉图继承了这些方法，进而探讨了概念和判断，研究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研究了范畴的分类，等等，因而对逻辑学、对哲学、对人类的思维方法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柏拉图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欧洲史上也曾被推崇为“圣贤”之位，柏拉图的学园延续几百年之久，除了统治阶级的吹捧外，他们对哲学的思维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不容抹煞，这一点和我国的孔子有类似之处。对于孔子，司马迁说过：“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①此外，爱利亚派的存在论，芝诺的诡辩论，也都包含着一些积极可取的思想材料。

正因为这样，唯心论哲学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类哲学思想

^①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的发展也起着推进作用，特别是它往往试图回答和解决同时代和以前的哲学家（包括与之对立的唯物论者）提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试图弥补他们的一些缺陷。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这样的过程：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又提出问题——又回答问题。其中，唯物论和唯心论互相斗争，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交相发展。

也正因为这样，说到继承，我们不可说唯物主义只继承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只继承唯心主义，而是互相师承。柏拉图就曾勤勉地研究过赫拉克利特，从他那儿获得早期的哲学素养，他的唯心论体系中蕴含的辩证思想也来自赫拉克利特。黑格尔也把赫拉克利特看作自己辩证法的前驱，他在谈到赫拉克利特时，说“象在茫茫大海里航行，这里我们看见了陆地；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①对于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关于他们自己，则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这不就是唯心主义继承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而且是辩证唯物主义）继承唯心主义的鲜明例证吗？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就是呈现出这样一个曲折复杂的网状体。但是以往我们囿于简单化、绝对化，总习惯于在唯物论者与唯心论之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一边红，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295页。

一边黑，见唯物论就赞道：好！见唯心论就骂道：坏！不加具体分析。唯物论只发展唯物论，步步高升，唯心论只偷运唯心论，江河日下；把曲折上升，波浪前进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成呆板的直线，这实际是一种简单继承法、庸俗发展论。对于这种论调，黑格尔早就做过批驳，他针对那种认为师承联系是“一支从泰利士传下来”、“另一支是从毕达哥拉斯传下来”的观点说：“事实上没有任何一派是这样孤立进行的……，精神却另有一套程序。这些派系不仅在精神方面互相渗入，而且在确定的内容方面也是互相渗入的。”^①

上述观点，汪子嵩文以及陈俊民文皆有深刻的论述，这些，我表示赞同。我们从事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研究和写作，应该贯彻这种“两军同一”的原则。

三、对于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两军对战与 两军同一的特殊形态，唯物论和唯 心论相互转化的过渡桥梁——二元 论哲学必须予以肯定和具体的分析

提起二元论，往往被指责为“折中”、“调和”、“象烂泥”、“超党派性”、“实质是唯心论”等等，从而忽略了它在哲学行程中的作用。其实，二元论作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相互转化的过渡桥梁，是哲学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二元论者往往是某一阶段各派哲学总结的集大成者。它企图既解决那些唯物论者未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威胁着唯物论的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75页。

基础)，又解决那些唯心论者未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威胁着唯心论的基础)，因而呈现出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这一特点。

亚里士多德是二元论的典型，他的“四因论”，既有唯物论，又有唯心论，他基于“第一性实体”的理论，把事物放在质料与形式、可能性与现实性等矛盾运动过程中进行考察，具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他硬把“质料”说成是被动的，一定要由具有能动性的“形式”来推动它，才能从可能变成现实。这种夸大形式，甚至导出纯形式这种“第一推动力”的观点，又是唯心论和神学目的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都具有这种二元的特点，如果仅仅抓住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唯物论因素，把他说成是唯物论者，或者仅仅抓住其唯心论的成份，把他说成是唯心论者，都是片面的结论。亚里士多德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最博学的学者，对于他的思想体系，要做具体的分析。

哲学史上还有一些二元论的哲学家，我们也不能统统斥之为是唯心主义。笛卡儿和康德是导向了唯心论，孙中山的二元论却基本上是机械唯物论。马克思以前的旧唯物主义，就其唯物的自然观与唯心史观并行而言，都染有二元论的色彩。

从上述认识出发，我们应对二元论哲学重新做些估价，充分肯定他们在哲学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做为二元论哲学的第一个界碑，应该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四、对于古希腊罗马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天 然联系，要做一些最初的历史考察

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和当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密切有关，古希腊罗马时代，哲学和自然科学是结合一起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泰利士精通天文学、数学，他创立了演绎几何学，测量和计算了金字塔的高度，还曾预言了日蚀；阿那克西曼德绘制了第一张世界地图和第一个发明了日晷上的指针，还提出相当精辟的天体演化学说；毕达哥拉斯则在数学上卓有成效，他在天体演化学说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德谟克利特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则对天文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等都做了透彻的研究。古希腊罗马时代也是科学的童年时代，一系列的重大发现，使得唯物论植根于自然科学的土壤中，也使得唯心论与自然科学有了密切的关联；毕达哥拉斯的数的神秘论就基于雄厚的数学基础之上；古代朴素的原子论，虽无对原子的实验科学的观测，却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这不能不与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与物质运动的理论有关。

所以，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必须研究古希腊罗马的自然科学史，不然，我们做出的概括和分析，就只能是半肢瘫痪的狭隘片面之词。

五、透过古希腊罗马哲学分析哲学和宗教神学的关系，哲学史从神开始，又从背弃、批判、消灭神开始

马克思指出：“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①古希腊唯物主义是从宗教神话思想中解放出来的。泰利士宣布了古代神话宇宙观的结束，成为第一个研究哲学问题的代表。黑格尔说：“从泰利士起，我们才真正开始了我们的哲学史。”^②

古代神话宇宙观崇尚神鬼和灵论，包含万物有灵论的概念，这反映在古希腊神话（如《荷马史诗》）和古希腊宗教仪式中，这种神话宇宙观，把物质力量和精神因素浑于一体，还未能有意识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来。

泰利士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第一个提出万物中何者为始基即第一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这就挣脱了神话传说，而把哲学放入科学的行列中，但是，这种摆脱并不十分彻底，他仍承认灵魂，认为万物有神灵，“磁石也有灵魂，因为它吸动铁”，所以，泰利士是从宗教中冲杀出来的第一个唯物论者，但并不是第一个无神论者。古希

① 马克思：《重农学派》，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26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78页。